

# 峡谷瀑布游子情

○ 邱祥 王致光

在闽清省城峡谷村和横坑村交界处，有一处幽深的峡谷——横坑溪。两岸山势陡峭，悬崖耸峙，阔叶乔木参天盖地，遮掩得整个峡谷隐隐约约，颇具神秘。入口便是一座廊桥，称之“龙岗”。始建于清同治年间，跨踞在深涧上。桥北端是五显大帝殿，后上方叠建文昌阁，桥的南面便是戏台。旧时乡贤请戏班来此演出，这里便热闹起来。乡亲们乘舟携烛，先给五显大帝和文昌帝君上香，再坐在自带板凳上看戏。在喧天锣鼓和烟雾缭绕中，南岸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北岸众人则沉湎于戏文而不肯自拔，别有一番韵味。桥头搭戏台，隔河看戏，恐是闽清独有？平时，这里清幽恬静，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和着鸟鸣汇成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难得有人来享受这无尘的世界。

沿着溪畔的小路信步往峡谷纵深几十米，但见一道七八米高的瀑布，像入水的蛟龙跌入水潭，溅起水雾在阳光的映照下生成一道彩虹，横卧在碧波荡漾的水潭上方，形成虚实二龙戏水的奇特景观。这就是龙潭；沿着龙潭边的石板小路向上攀登，穿过树隙，又有一道十几米高的瀑布，像一柄利剑，斜插向一泓清澈的水潭，潭的上方，一块突兀的大石头，酷似一顶古代将军的头盔，这潭就是将军潭。

顺着将军潭边新砌的石阶蜿蜒而上，百余步后有一亭，曰西州亭。主梁上“道光丁亥”字样清晰可见，亭中神龛已无供奉，西州文佛金

身已然不在，想必又是“史无前例”的杰作吧！唯有香炉中袅袅香烟告诉人们这里依然香火旺盛。短短百多米峡谷，古木森森，水声潺潺，却也文武齐全。五显大帝、文昌帝君、西州文佛，还有那绿水莹莹的将军潭，无一不寄托着峡谷乡亲们崇文尚武的美好愿望。

站在峡谷尽头横坑村口的休闲廊桥“聚龙桥”上，俯瞰整个峡谷，俨然深不可测；侧耳倾听阵阵松涛夹杂着两道瀑布的哗哗水声，时而像金戈铁马，沙场点兵，仿佛再现那惨烈的峥嵘岁月；时而像风拂杨柳，娓娓细语，一派祥和的天籁之音，引人们无尽遐想——

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峡谷这个小山村走出一位小铁匠张昌龙，毅然决然在闽西山区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张昌龙的一生便与军事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是闽清县第一个红军，第一个共产党员，是峡谷村的骄傲和自豪。在坚持三年游击的南方战场上，在新四军挥戈横

扫日寇的战场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由他手修造的枪械、弹药无数，直杀得惊天动地鬼神。解放后，张昌龙同志仍活跃军工战线上，曾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副军级干部，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为我国的军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五七年，张昌龙同志曾经回乡一次。当时他已是中校军衔，但仍轻车简从，一袭布衣，回到峡谷住了一夜。那一夜，他和乡亲们一起促膝长谈，忆旧叙新，但绝口不提自己的职务，只是交代了乡亲们有事找党和政府，不要找他。第二天，他悄无声息地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心中只有国家，只有大家，没有小家，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在张昌龙故居，那栩栩如生的雕塑，展示了张昌龙同志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记载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无独有偶，与张昌龙故居隔河相望的“康园”，是国军少将黄绍良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建成的房屋。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峡谷的黄绍良先生，年少时曾就读于文景中学，值日寇入侵，先生违背了父亲要他继承悬壶济世的嘱咐，遂投笔从戎，以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战场，转战大江南北，屡立战功。国民党兵败随军渡台，偏居孤岛却难割舍思乡情怀。随着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缓和，于一九九〇年回乡省亲。并动员其同乡也是国民党退休军官的黄绍章回乡一起向峡谷小学、文景中学、横坑村龙岗捐款。绍良先生买地建房，取名“康园”，以纪念乃父绍康公，也借以表达多年未能回家做点事的愧疚。并说，待台湾回归，他就落叶归根，回乡安居。绍章先生也在故乡乡厅长自然村修建一座石拱桥，取名“慈母桥”，承载了绍章先生不能侍奉慈母的愧疚之情以及对慈母的深深怀念。

一河之隔，国共两将，一样地爱国爱乡。莫非那一段短短的海溪，也像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梅溪之上早已有了桥，畅通无阻，而海峡呢？绍良先生都曾为祖国统一鼓与呼，他们的美好愿望何时能实现呢？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横坑村里，百米峡谷美如画，将军潭水轻轻吟唱，那是母亲对游子的深情呼唤……

## 贺人大政协两会召开

○ 林洪谋

喜雀枝头声报喜，委员代表聚厅堂。  
聆听报告思提案，审议财经定治方。  
城镇观开快健，乡村发展写新章。  
蓝图已绘维伸志，愿景诱人如旭光。

##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首邑首届诗词吟诵会

村前流过母亲河，诗会无前皓发多。  
雅兴犹如晴日火，豪情恰似洞庭波。  
方吟感遇怀乡赋，又诵催人筑梦歌。  
今后咏坛芳艺植，登台喜见后生哥。

镇江知府

村前流过母亲河，落地魁元雅象珂。  
座下高徒双栋宇，御前奏美几风波。  
小烹京口宁中外，大任吴门误礼磋。  
水利丹徒禾稻稔，未知天命又如何？

左海伟人三首

其一

村前流过母亲河，左海听潮耀眼窝。  
九牧根源同圣母，六鳌经学自高科。  
历经寒暑持清俭，典试科名不侧颇。  
宠重道光无限路，登巖却在虎门坡。

其二

村前流过母亲河，开眼西方积虑多。  
虎视英伦持利炮，狮眠赤县抱沉疴。  
软差不负朝廷命，总督靖和赤发魔。  
未息硝烟战火，坚船北犯怎生嗒？

其三

村前流过母亲河，养拙滴居福祸驮。  
黜革花翎仍效命，驱驰浙海又横戈。  
开封黄泛遵均旨，戍督边疆走库车。  
品重当朝瞻雅范，褒垂史乘永功模。

## 庚子新春联

○ 黄胤

鼠年迎接新禧；  
春日讴歌美九州。

辞旧岁八方奏凯；  
迎新年九域回春。

人寿年丰歌盛世；  
民康物阜颂新时。

春回大地千家喜；  
福满乾坤万众欢。

不忘初心为百姓；  
牢记使命振神州。

梅蕊天蓝地绿生态美；  
瓷都水碧山青景色妍。

## 神龙井·九龙潭

○ 一点

闽清县白中镇继善村，有处目前尚鲜为人知的景点——神龙井·九龙潭。

该村坑里底洲山，自然造化，一陡涧上有股清泉顺涧而下，将半山腰巨石冲出一眼口径约九尺的如井水潭。潭水清澈，却不见底。从未枯竭。

相传在古代，每逢天旱，乡人请道士在潭畔做法祈雨，分明晴空万里，顿时乌云密布，随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旱情解除，万物复苏，庄稼得救。乡人敬畏，将潭称为“神龙井”，并常莅临，喝足再带，有疾当药，无病养生，家家平安，个个长寿。

平日，井满水溢，流向下方悬崖，犹如银珠洒落，啾啾作响。丰水季节，白瀑垂挂，

宛若西施浣纱，伴着动人水声，飘然在绿树掩映下的叠崖之上。瀑布底下，相继连着九口小潭，湍流经过，形状各异，有的盘旋，有的相撞，浪花飞溅，犹如九龙抢珠，故名“九龙潭”。

现在，该景点由“神龙井旅游景区”开发，目前已初具规模。景区内主要景点有鬼斧神工的“神龙井”、有百石雕刻垒成的“百忍墙”、有见证千年桑田的“古道”、有“张家祖屋”和屋后一汪夏天冰冷非常清泉。

闲暇之时，置身其间，可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领悟百忍成金的真谛，倾听千年古道的蹄声，还可品尝神奇泉水的味道……

## 落入凡间的精灵

○ 郭娟妃

太阳透过叶缝，斑驳地洒落在大地上。风轻软地吹拂着，叶愉快地翩翩起舞。绿篱没有树的高大伟岸，却有如精灵般的灵巧与精致。

当太阳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它，它便在风的牵引下翻飞跳跃。阳光让它的笑容更加明媚，轻风让它的舞姿更加柔美。乍一望去，我确定它便是那落入凡间的精灵

## 「六清」让家乡更清新

○ 东桥镇北洋小学六年级 张钰婷

我的家乡——东桥，位于闽江之北，须弥山下，深山之中，曾经是闭塞山乡。随着京台高速东桥互通口的开通，山门打开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许多人来投资兴业——瓷天下、动天下、鱼天下等项目，正在改变着这个昔日的穷乡僻壤！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六清”（搭清楚、摆清楚、围清楚、扫清楚、清清楚、拆清楚）整治，让家乡变得更加清新美丽！

“六清”之前，虽然农村的道路变宽了、房子变大了、车子变多了，但脏乱差的现象仍然存在。新房子起来了，老房子却破败了；自家院子花草争艳，周边环境却杂乱无章；公园、步道多了，垃圾却四处散落。

“六清”之后，无论是房前屋后还是田野之上，乱搭乱建该拆的拆了，该搭该建的搭清楚了；房屋周边该摆的东西摆清楚了，该清扫的扫干净了，该清除的也清理掉了；菜园、果园、鸡舍等该围的也都围起来了，到处都清清楚楚、整洁有序，让乡村更加清新，更加悦目！

近年来，家乡在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厕所革命”的推动下，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新农村的景物景象。今天，又开展“六清”整治，让“美丽乡村”更美了，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六清”整治，保持了农村的自然风貌，展现了新农村该有的整洁与美丽。如今的家乡，道路两旁、房前屋后，花草树木清香淡雅，一派生机！春天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多彩，夏天让人们体会到了炎热中的清爽，秋天让人们见到了落叶的缤纷，冬天让人们感受到了寒意中的温暖！

美丽乡村建设和“六清”整治，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新农村的风貌，同时，也给农村男女老少带来了更加健康的精神生活！从前，农村的孩子们没有干净整洁的场地进行游戏、游玩，室外活动受条件限制，精神上得不到陶冶，心灵得不到更好的滋润；成年人闲暇时间没有休闲运动场所和舒适的步道。

如今，随着东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休闲、游乐设施也越来越多，干净整洁的环境，美丽舒适的公园、步道，让农村居民也过上了更加健康的休闲娱乐生活。清晨，老人们会伴着朝阳朝着溪边的栈道前行，或慢跑，或跳跃，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晚上，孩子们跟随父母在广场上玩耍，在清幽的天幕下，一串串如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人们的耳边，仿佛也感染了天上的星星，变的愈发闪耀。

“六清”给新农村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美丽，同时也净化了人们的心灵！现在，大家对保持环境卫生更加自觉了，见不得身边有垃圾污秽，看到了就会主动拾起，主动清理；如今，乡村美丽起来了，人们的心灵也更加淳朴美好了。

## 学生习作

痛快！”

“哦。”张良打量了一番歪靠在凭几上的刘邦，可也没见您有长进啊。”

“嘶，我说子房，你就不能给朕留点面子啊，朕哪得罪你……哦，朕想起来了。”

刘邦趁人不注意将一块铁片塞给张良。

“拿着拿着。要不是他们天天在朕耳边嗡嗡，说你从未领兵作战不该重赏，这玩意儿朕早就给你了。”

“你呀就悄悄摸摸藏着，别往外嚷嚷啊。”

张良拿起那铁片看了一眼。

“丹书铁券……”

“对咯，丹书铁券。说实话啊子房，要不是当年你在秦阳和朕说起这玩意，朕都不知道什么叫丹书铁券啊。”

楚汉相争，60万大军尽丧彭城，项羽围刘邦于秦阳。

刘邦的军帐内，一位身着玄色衣袍的俊美青年正坐在营帐当中，如芝兰玉树，兼葭倚玉树，生生将一派杂乱甚至还飘着马粪味的营帐坐出了一番仙宫神殿的味道。

帐中主位上，刘邦就像是三年没吃过饭，正在胡吃海塞。一边塞一边招呼张良。

“子房你真不吃啊。”

“大王召臣来，不是为吃饭的吧。”

刘邦咽了一口饭，瞧着张良的假仙样儿，沉默了片刻突然挤兑道，

“子房啊，每次看到你，我都怀疑你是女扮男装，你这脸啊，啧啧。”一手更是揽住张良的腰。

张良摸了摸自己“面若好女”的脸庞，笑得刘邦心里发毛。

“大王，臣当年博浪沙刺杀始皇帝时，您怕是在村里撵狗逗狗呢吧。这么比起来，臣比大王大丈夫多了。”

“咳咳。”刘邦自知从来就没赢过张良，赶紧转移话题。

“不提了，不提了。找你来是因为有人刚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只要重新分封韩赵魏等六个诸侯国，就能招揽人心打败项羽，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刘邦话里话外透着炫耀的意思，但张良却有些看不明白自己的主君是什么意思。

张良看着这位前些天刚将自己孩子踢下车的主君，默默不语。

刘邦似乎是被瞧得不自在，也觉出了张良的不赞同，语气透着一丝心虚，还有一丝尴尬。

“子房你别这么看我……”

“大王，这主意谁给你出的？”

“是鄙食其……”

不等刘邦解释，张良一串连珠炮似的问题扑面而来。

“大王现在有把握弄死项羽吗？”

“没……”

“大王能把府库的钱都散出去赈济贫苦百姓吗？”

“老子还吃不饱呢……”

“大王现在可敢倒置干戈休马华阳，昭告天下从此息止纷争再无刀兵吗？”

## 陌路

○ 赵嗣颖

“这不和项羽正打着……”

“大王帐下的谋臣武将各有故国故交，大王现在能放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六国故主吗？”

“当然不……”

“说起来臣是韩国人，大王若是重新立了韩国，臣也是要回去的。”

“子房你不能走！”

刘邦把饭碗一拍“噌”地一下站起来，眼睛都急红了：“鄙食其这哪是帮我啊，分明是在坑我！”

张良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笑眯眯的样子。

“那大王还打算分封吗？”

“老子分封个屁！”刘邦急急忙忙往外跑，“快快，把鄙食其给老子追回来。”

“大王别急，臣来时已经把别人拦下了，大王满意了吗？”

刘邦愣了一下，坐了下来，似乎泄了气。

“你早就知道了？”那声音透着一丝嘶哑。

“若无运筹帷幄之才，怎么帮大王决胜千里？”

刘邦忽然安静了。他盯着张良良久，叹了口气。

“子房啊子房，这天下的事怕都让你算尽了，那天下若定，你想我该怎么点啥？”

“也许大王会封侯拜相，也许会给我一块丹书铁券吧。”

张良回着刘邦的话，目光却落到了远远的窗外。那一瞬间，刘邦甚至不确定张良是在和自己说话，还是逃离乞丐。

“丹书铁券？那是什么东西？”

张良收回目光，低下头微微一笑。

“若真有大事，丹书铁券也不过是废铁罢了。”

往事如烟，眨眼间已经过去快三年了。汉宫中，张良掂量着丹书铁券，依旧笑得云淡风轻。

“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这词儿好吧？”

“好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恍惚间，那仙人早已没了身影，脑海中的一幕幕不过是过眼云烟，而他之后的话也再也记不起来了。

那位已被世人称为留侯的仙人，在汉初天下平定后，便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据说如今已跟随赤松子云游四海了。

刘邦的目光扫过殿中诸人，总觉得这里少了谁。当他看到韩信时，目光一滞。

“韩信……呵，韩信……”

随即刘邦沉默良久。

那是一种对权力的患得患失。

在市俗的外表下，是深沉的帝王心术。他早就不是那个大雨失期，就敢带着兄弟斩蛇而起的泗水亭长了。

随后他拿着一壶酒起身，挥退了欲跟上来的人侍，悄悄离开了大殿。

沉迷于美人美酒的功臣们，甚至无人注意到皇帝的离开。

转过几道连廊，刘邦来到一座偏殿。

汉宫中歌舞升平，已经从汉王升格为皇帝的刘邦，端着酒杯百无聊赖地看着殿中靡靡的歌舞，可高踞御座的刘邦却觉得浑身不得劲，似乎还是提起衣摆蹭着更舒服些。

御座之下，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已经喝成了一团。将军们勾肩搭背四处乱窜，就连一向沉稳的萧何都被韩信拉走灌酒去了。有几个大胆的，甚至将殿上的舞女扯进怀里，用啃着骨头棒的大嘴亲得美人满脸油光。

刘邦皱了皱眉却没有说话。

不知是年事已高还是确有几分醉意，在这场酒池肉林的宴饮中，刘邦恍然间看到了一个敌人的身影。他仿佛遗世独立，始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优雅俊逸的身姿彰显着他的贵族出身，白玉般的手执银色小刀，细细解着盘中餐食。一双精明的凤眼半眯着，目光落在场中的舞女身上，却不带一丝淫邪之意。

他大概是场中唯一一个认真欣赏歌舞的人。他就是张良。

前些年也是在这种宴会上，刘邦盯着这个出若凡尘，飘然若仙之人，忍不住嚼了个牙花。

“啧啧，假仙人。”

似乎是那不甘心的张良一个人出淤泥而不染，刘邦捻起一个枣子朝着张良丢了去。

“子房，过来。”

枣子精准落入了张良的酒杯中，溅了贵公子一袖子酒。

张良抬头看向“贼人”，皮笑肉不笑，恭敬的回了个皇子之礼。

“陛下？”

“过来过来。”

张良优雅地起身，优雅地走上御座，又在刘邦身边优雅地跪坐下来。可惜不等他坐稳就被刘邦一把拉了过去，险些栽进刘邦怀里。

“嘶……”

手腕疼，怕是扭了。张良的心情很不美妙。

“他们都去喝酒你怎么不去？”

“陛下不也没去？”

张良想挣开刘邦的手，大庭广众之下坐没坐相，着实令张良难受。

“你以为我……朕不想？就你，还有萧何！三天两头地念叨朕，说什么天子威严之类的屁话，弄得朕浑身难受，坐不痛快，喝酒吃肉更不